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那些年 那些事儿

家乡的“麦黄杏”

□王 英

又到了麦收时节，莫名想起老家院子里的老杏树，院子墙角的这棵杏树枝繁叶茂，枝枝杈杈遮挡了半个院子，树上的杏儿是随着小麦的泛黄而黄的，因此家乡人称之为“麦黄杏”。

每年的麦收前夕，炎热的夏风一吹，缀满了树头的青杏就开始泛黄了。每天清晨推门而出，首先冲入我鼻孔的就是麦黄杏特有的香气。挂在树上的一颗颗正在泛黄的杏儿，就像一道道金黄色的瀑布倾泻而下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透过薄薄的杏皮，仿佛可以看见里面饱满的果肉，引得我垂涎欲滴。

那是七八岁的我最盼望的事情，就是夜里会刮风，而且越大越好，那样的话树底下落下熟透的黄杏，少则两三个，多则七八个。我家的麦黄杏比乒乓球小点儿，落在地上的杏带着麻麻点点的灰斑，我用拇指和食指稍用力一捏，肉核轻而易举就分开了。杏肉黄里透红，用嘴吸食汁丰甘甜的果肉，那种感觉和滋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只能亲身体会才能感觉到那份美好。

麦黄杏的成熟期也就十天左右，在杏儿成熟的日子里，小伙伴们都喜欢来我家院子里玩。大家抬头看着高高的树上那诱人的杏，久久不肯离开。母亲就会说：“想吃，自己爬树上摘吧。”母亲话音没落，小伙伴已经到了树上，连吃带摘，直到吃饱了才满意而去。

麦收时节，也就到了杏子的收获期，母亲取出长竹竿，拎着筐子，让我爬到树上。双脚稳稳地站在树杈的中间，双手分别抓住两个结杏儿比较多的树枝，奋力摇晃，杏儿就像下冰雹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，连蹦带跳落到地面上。对于那些半遮半掩躲在树叶后面摇不下来的杏儿，母亲就用竹竿敲，我爬到树上晃悠枝条。

母亲把那些捏着较硬、青黄色的杏儿装到葫芦瓢里，放在存放麦子的水泥柜里捂。把摔烂的、有孔的、带虫眼的杏儿留下来自家人吃，把熟透的好杏装进篮子，上面放了一个葫芦瓢，让我挎着篮子一瓢瓢送给左邻右舍品尝。从上小学开始，这项工作我整整干了十年。

小时候每次把好杏儿送给别人的时候，母亲怕我不理解，就对我说：“别人吃是扬名，留着自家吃是添坑，人活一辈子，一定要落下个好名声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！”

“人活一辈子一定要落下个好名声”，母亲这句话就像一枚种子，深深地根植在我幼小的心灵，并且悄悄地发了芽！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愈加繁茂起来。

记得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人取自一棵杏树的，其实是一棵杏树的慷慨和恩赐。”的确，在我的家乡，一棵棵杏树就这样一代代地繁衍下来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美好的滋味与回忆。

我曾无数次做过相同的一个梦，梦里自己长了一双透明的翅膀，在家乡的星空中飞翔，凝视着家乡土地，凝视着老院子里挂满果实的杏树。我看见杏树下一个男孩目光清澈、明亮，他望向远方的眼眸，犹如树尖上的月光充满了爱意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-gh@sina.com联系

现代人的一生，打交道最多的，除了衣食住行，或许就是各类图形了。人对图的兴趣，始于襁褓和摇篮。一张简单的彩图，瞬间就能吸引婴孩儿的注意力，令那一对羔羊般的眸子睁得溜圆。

与图有关

□黄桂元

童蒙教育，最初阶段离不开看图识字。稍大些，往往会着迷于连环画。我接触《三国演义》，最早是读全套的“小人书”。那段日子，我满脑子都是吕布挥舞方天画戟只身激战的画面。我家住在奉化道一座旧楼的二楼，三家住户，共用一个卫生间。好几次，我躲在里面锁上门，拉开架势，想象着那些吕布八面威风的气概，手握拖把杆，不断乱挥乱舞，欲罢不能。邻家叔叔阿姨要如厕，要接水洗衣服，进不去，就在外面大声提醒，我这才开门，在长辈们的狐疑目光中慌慌逃离。

后来知道，我读的小人书是57版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，全套60册。出版者是上海人美社，堪称全国“生产”连环画的大本营。我最喜欢的贺友直先生，泰斗级线描大师，曾画过《老上海三百六十行》等，其最著名的连环画是《山乡巨变》。他的笔法线条充满灵性，让看似通俗的连环画出神入化，直抵大雅之堂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正是由于云集了齐白石的变法丹青、潘天寿的文人画变体、林风眠的中西妙合、叶浅予的舞蹈速写、李可染的长江写生、贺友直的连环画与黄永玉的《阿诗玛》版画，才汇成活色生香的美术浪潮，助燃了中国几代人的审美想象。

从古至今，两军交战，图的情报价值举足轻重，关乎成败。战国时期，义士荆轲由燕国赴咸阳，入秦宫，手捧督亢的地图步步接近秦王，结果图穷匕见，未捷身死。老电影《秘密图纸》，公安人员围绕“秘密图纸”的失窃与敌特斗智斗勇，险情不断。新改编的悬疑谍战片《智取威虎山》中，杨子荣乔装匪徒深入虎穴，向座山雕献出“先遣图”获得信任，里应外合，端掉匪窝。

粟裕将军一生最大的爱好是看地图，有超级“图痴”之称。每当部队驻扎一地，他都要求参谋绘制地形图。一次进驻盐城草堰，粟裕指着地图问参谋，我们在大转河三金口东侧搭过船，那个渡口怎么没标出？参谋低头淌汗，粟裕肃然道，地图对部队作战影响重大。战前，只要能找到的地图，粟裕都要反复研读，一座桥，一段路，即使未能亲自察看，心中也得一清二楚。有人问将军，您何以如此看重地图？粟裕回答：“不谙地图，无以为宿将。”

一张普通的地图，具体到某市某县某镇某乡，任何颜色、形状、线条的变化，都含着丰富信息。美术作品是靠视觉画面呈现自身的，但某些“地图”也可能超越视觉，向历史人文领域延伸，进入象征和隐喻的层面。比如，《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》《名人地图》，以及《红楼梦》人物关系图这类书籍，大大扩张了地图的边界，令人莞尔。

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对于图已经依赖成性，千奇百态、包罗万象的“按图索骥”，几乎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细枝末节，诸如气象预报、购房装修、旅游攻略、出行导航、刑事侦破，以及遍布天下的博物馆纪念馆和种种影展美展，还有可视化3D实景地图，数不胜数。而对于数不清的“微友”，一天不晒图，就寡淡乏味，无精打采。我甚至不敢相信，现代人若离开各种图形，日子会是什么样子？

中国最早的汉字，是一种把物体外部特征勾画出来的象形文字，以图表意，透着先人的创造性智慧。黑龙江有个叫姜淑梅的老奶奶，今年八十有五，花甲年开始识字，75岁提笔写作，通篇大白话，里面夹杂了许多自创的“象形字”，如今已出版《乱时候，穷时候》《苦菜花，甘蔗芽》《俺男人》等五部作品，赢得众多“姜丝”。梁文道认为，她的作品带来的是一种民间草莽的声音，一语中的。教姜奶奶识字的是她女儿，与那个“出名要趁早”的女作家张爱玲同名同姓，张女士回忆，“娘不懂笔画，她不是写作，而是把每个字都当成一幅画，画出来的”。有的App可以直接把图片转文字，可见操控这个世界的科技魔法越来越神乎其神了，可我还是被姜奶奶最原始似乎也最笨拙的书写方式所惊到。想象着每个字都是一幅图，读这样的作品，不被打动，很难。

大家微语

初秋之荷

□徐立新

●立秋后不久，公园荷塘里便出现不少枯萎的荷叶。有的耷拉着头立在荷杆上；有的挣扎地半悬在荷丛中；有的无奈地漂浮在水面上。

●但在它们身旁，依然有不少荷叶绿意盎然地活着。偶尔还能看到几朵含苞欲放的荷花。

●这期间，我去看荷，常听见有游客发表看法：“唉，荷叶开始死了，秋天来了。”“秋天来了，可还有这么多没死的荷叶呢！”“咦，你看，都秋天了，那里还有一朵将开的荷花呢！”

●面对同一番景象，有人看到肃杀，有人看到惊喜，有人看到希望。

“逐梦这十年”征文大赛作品选登

稻梦十载入画来

□齐贺

宽街、乍巷、高轩、浅廊……崭新的小镇已被打扮得古香古色。紫槐、白荆、梧桐的婆娑树影里，雏菊、蜀葵、三色堇宁静地点染着小镇的温馨。在晨风的舞蹈中，熙熙攘攘的稻梦空间，一部热剧正徐徐启幕：风车、水车、高塔、彩稻……神情专注地饰演着各自的角色。童话与传奇、梦想与创意在这里交织、碰撞、演绎，再现。此刻，高潮纷涌，美如天籁，灿若飞虹……

心心念念的稻梦小镇，我又来了！

如赴一场金秋的邀约；如临一次艺术的盛典。青葱餐厅里把盏、揽梦塔上凝望、阡陌间徜徉、听“一粒米”的故事、嬉戏于稻梦水城、沐浴在阳光沙滩、在一条条游龙般穿梭在蹈海里的小火车的欢歌里，吮稻香、逐稻浪……总会有喜悦和惊奇如秋日的暖阳在心头氤氲、荡漾、升华。

作为景点，稻梦空间无疑是唯一让我年复一年蠢蠢欲动的地方，因为，每一季它都会用斑斓的彩稻织就一个谜，谜底便是我见证下的画屏。尽管心有预期，登上高耸的观光塔，还是被眼前呼之欲出、美轮美奂、大气磅礴的景象震撼、迷醉了。当栩栩如生的《女娲补天》呈现在眼前时，她灵动、飘逸、逼真、传神的视觉冲击力足让人扼腕而叹。匠心独运的稻梦人已在逐梦的十年里，在沈北的大地上浴火重生了。惊喜之下，一改往日的惰性，游走于如诗的画境——寻梦、拾梦、圆梦，登临塔顶，《中国日子 呱呱叫》《蒸汽火车》《稻梦小镇》《奥特曼》《龙腾虎跃》《乡村振兴》《青色生活》一帧帧、一幅幅巧夺天工的皇皇巨制、惟妙惟肖的精美小作尽入眼底。赏画之余，画中的掌故、传奇、寓意便会悄然走出尘封的记忆，在思绪里熬煮，让这欣悦的旅程满载而归。

整整十年了吧，依稀记得稻梦空间当初的样子。几幅线条简单、形象模糊的稻田画；简陋的甬道和观光塔；几匹竹马、几架木车、并不显眼地散布在田间地头的稻草人……最耀眼的该是迎风招展的彩旗吧！匆匆的旅程，没有惊喜却收获了坚信，坚信这片希望的田野必将在艺术和梦想的托举下振翅长空，因为我读到了稻梦人的睿智和不屈。为见证我的判断，这片土地频繁地留下我探访的足迹。在这里，邂逅了先贤孔子和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人物；在这里，看《哪吒闹海》《天女散花》《八仙过海》《嫦娥奔月》《盛世翔龙》；在这里，听《跳跃的音符》，约《美丽盛京》《万众一心》《幸福启航》，过幸福安康的《中国日子》……十年，深耕、拓展、升级，提速下的稻梦空间早已今非昔比了。

借网友一言：为“稻”而来，头头是稻，为“画”而来，画里有画。更精彩的画卷，正酝酿在稻梦人的心中。